

# 囤薯过冬

霜降过后的深秋,大街小巷弥漫着烤红薯的香气,唤起了我对家乡的美好回忆。

记得小时候,物资匮乏,“囤薯过冬”在村里很盛行。红薯是一种家家户户都种植的农作物。深秋时分,红薯成熟,田野里满地都是。在我们村里,母亲是囤薯的好手。

秋末冬初,红薯收毕,母亲的囤薯工程就开始了。一堆红薯,一把刨子,一把小刀,母亲便开始刨薯。

“妈妈,您的手法真是一绝!”我不禁赞叹道。

母亲微笑着回答:“这是一门老传统了,我也是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。”

刨薯的声音清脆悦耳,每一刀下去,都能刨出红薯的鲜美。削去红薯的外皮,露出了

内部鲜艳的橙色,如同秋天的落叶。之后,母亲把红薯切成块状,然后将这些块状的红薯晾晒在院子里的晒盘上。晒干后的红薯,就成了母亲手中的魔法食材,用来煮粥、炖肉,或者直接烤了给我们吃,那烤薯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小院,也弥漫在我童年的回忆里。

更为绝妙的是红薯粉,我把它称为“母亲牌薯粉”。母亲将红薯打碎加工成红薯粉。经过母亲的巧手,红薯粉被制成红薯饼和红薯面条,口感香滑。母亲还将红薯粉用模具制成美味的点心,放在土灶的大锅里,用小柴火烘焙,就成为香甜可口的美味。这些红薯做成的佳肴,能让我们全家享用一冬,温暖一冬。

家里还有一个专门用于

储存红薯的地窖,是母亲精心设计的。母亲在地窖的底部铺上一层干草作为隔离层,挑选完好无损的红薯整齐地堆放在地窖中,一层层叠加,每层之间用稻草或旧报纸隔开,再在地窖口盖上一层草垫,就像是给红薯盖好了被子,让它们在舒适的安乐窝里惬意地过冬。这些保持新鲜的红薯,成为冬季里母亲的备用食材,以备不时之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,但母亲依然保持着囤积红薯的习惯。每年深秋,她总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刨红薯,然后晾晒,制作红薯粉,仔细地储存起来。

“妈妈,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红薯了,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地囤积呢?”我曾经

不解地问过母亲。

母亲笑着回答: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但是不能忘记过去,这些红薯里,有我们一家人的记忆和情感啊!”

我懂母亲了。囤积红薯是一种习惯,更是一种传承,它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深秋的午后,我被母亲的电话召回老家。坐在院子里,晒盘上的红薯块在阳光下散发出金黄的光泽。母亲拿起一块晾晒好的红薯块,递给我,笑着说:“来,尝尝看,这是今年晾晒的头一批红薯。”

我接过红薯,一口咬下去,鲜甜爽脆的味道在口中弥漫开来。这是家的味道,是对过去的怀念,是对家乡的热爱。

袁家莉/文

## 畅销书讯

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 
博集天卷和岳麓书社联合出品  
作者:张宏杰

张宏杰,1972年生于辽宁,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、清华大学博士后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。曾在《百家讲坛》主讲《成败论乾隆》。大型纪录片《楚国八百年》总撰稿。著有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《简读中国史》《饥饿的盛世》《中国国民性演变史》《简读日本史》等。

本书是一部讲述曾国藩经济生活与官场奋斗史的力作。曾国藩在中国传统官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的一生,可谓既“清”又“浊”,以“浊”为表,以“清”为里。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,可以窥探他鲜为人知的侧面。他的“真诚”与“虚伪”,在金钱诱惑面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,呈现了晚清官场种种微妙而复杂的“规矩”。这既是一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史,也是一部晚清政治史、社会史。

本书提供了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特殊断面,进一步还原了一个更加立体、生动的晚清王朝。

本栏目图书由秋林书城推荐



## 诗歌集萃

### 石家庄解放76周年感怀

徐宝良

枪林弹雨炮声隆,  
攻打石门战火红。  
摧枯拉朽蒋匪灭,  
神州解放第一城。

### 初冬感怀

郭润生

天冷风寒叶挂霜,  
蒹葭苍苍不胜凉。  
农民冬季无闲日,  
辛勤致富劳作忙。

浇麦促苗根系壮,  
底肥发酵麦苗强。  
满怀自信迎春到,  
决战来年越小康。

### 立冬

申德明

四季轮回又入冬,  
朔风萧瑟叶凋零。  
当年寒舍冷飕飕,  
如今供热暖融融。  
祖国建设日千里,  
改革成果惠万众。  
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  
由衷感谢党英明。

### 征雁

王国章

凌霜展翅飞云头,  
越水征山飞不休。  
请去三沙传慰问,  
官兵守岛度春秋。

### 偶吟

刘振勤

三皇五帝华夏祖,  
四书五经继世长。  
秦砖汉瓦魏晋风,  
唐诗宋词汉文章。

神州文明五千岁,  
塞北长城万里疆。  
长江黄河东逝水,  
龙腾虎跃跨家邦。  
中华腾飞众望归,  
强国梦里铸辉煌。

### 闹中取静

于炳坤

身居闹市羨清幽,  
入静凝神杂念收。  
养性修身多快乐,  
怡情定气少烦忧。



人民至上 徐锐/作



## 回家(小小说)

今天是赵婶60岁生日,盼星星、盼月亮,赵婶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了。这不,太阳刚刚露出红红的脸,赵婶就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,翘首盼着孩子们回家来给她过生日。

赵婶有两个儿子、一个闺女。几天前,赵婶跟老伴商量,自己过生日的时候,一定要把孩子叫回来,全家人聚在一起好好热闹热闹。

看着赵婶美滋滋的样子,老伴奇怪地白了她一眼,说:“你这老婆子说梦话呢!咱们的俩儿子在县城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,一个是单位的经理,一个是工厂的厂长,天天应酬不断,闺女嫁到了外地,离家好几百里地,谁有工夫回来围着你转啊?”

“我过六十大寿,他们再忙还抽不出这点时间?”赵婶不甘心,拿起手机给孩子们打通了电话。

“闺女通知了吗?”老伴问。

赵婶迟疑了一下,叹口气说:“闺女离家远,回来一趟不容易,别折腾她了。”

倚着树身,一想到孩子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,欢声笑语地回家给自己过生日,赵婶眯着眼睛,竟“咯咯”地笑出声来。冷不丁,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,是大儿子打来的电话:“娘,我们局长的母亲病了,我得去医院探望一下,不能回家给你过生日了。”

赵婶心里一沉,失望地说:“你的事重要,去吧、去吧!”

刚放了电话,一声汽车喇叭响,西装革履的二儿子钻出车门,脸色凝重的赵婶顿时面露惊喜。

“娘,今天我们同学聚会,我实在不好意思推辞,给你200块钱,你自己买点好吃的吧。”

“唉,都有出息了,在外面混好了,啥事都比回家重要。”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,赵婶的心空落落的。她靠在树干上,透过斑驳的绿荫,失神地望着蓝天,好半天才捶了捶酸疼的膝盖,恍恍惚惚地回到家里。

“娘——”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,闺女挎着大包小包进了家门。

“闺女,你咋回来了?”看着风尘仆仆的女儿,赵婶惊讶地张大了嘴,脸上的皱纹瞬间绽放成一朵菊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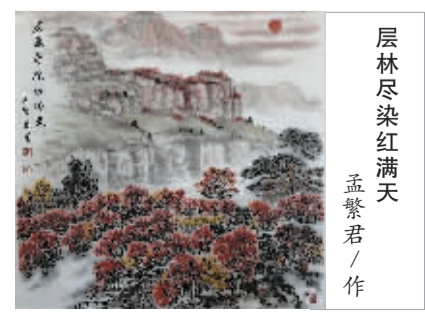
“娘,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是特意回来给你过生日的。”

“孩子,你离家这么远,里里外外一大摊子事,难得你还记着娘的生日。”

闺女一边把带来的水果、营养品堆满了床,一边乐呵呵地说:“娘,你和我客气啥?你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,回家给你过生日比啥事都重要,再忙也得来啊……”

赵婶听着听着,鼻尖一酸,眼睛里竟然泛起了点点泪光。

谷永建/文



层林尽染红满天  
孟繁君/作